

下
册

●

宏

基

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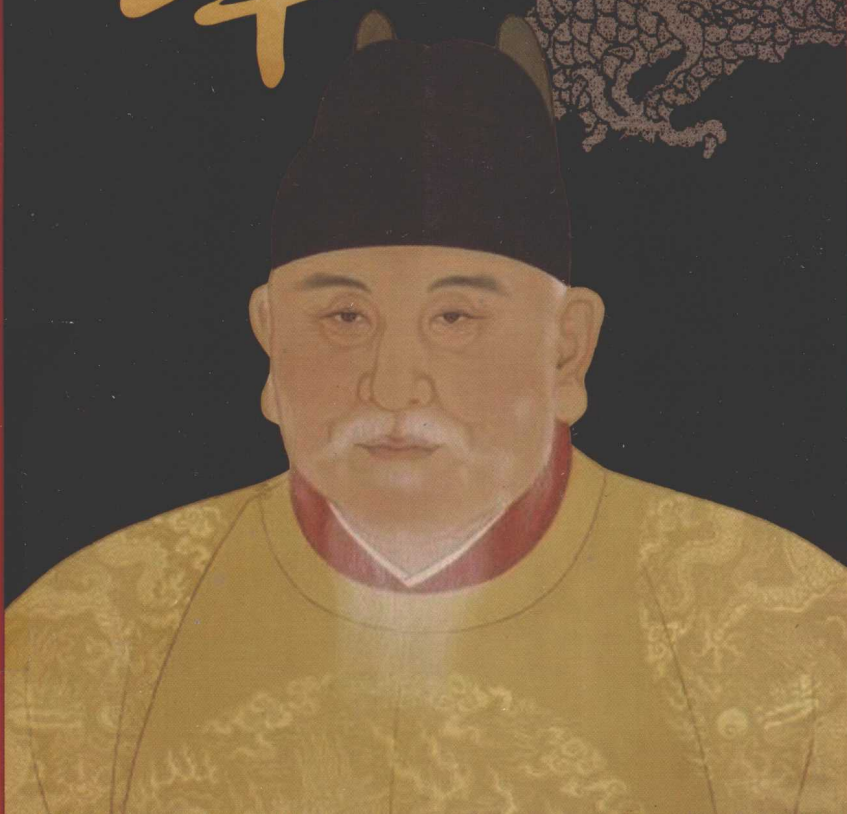
业

●

朱苏进 著

方全林 马润生 朱建国 主编

朱元璋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1247.53
254
:2

12

朱元璋

下

册

●

宏

基

伟

业

●

朱苏进 著

方全林 马润生 朱建国 主编



上海書店出版社
SHANGHAI BOOKSTORE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朱元璋/朱苏进著. —上海: 上海书店出版社, 2010. 1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167 - 5

I. 朱… II. 朱… III. 历史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225827 号

责任编辑 隋丕宁 方 姝

特约编辑 龚云表

封面设计 郦书经

朱 元 璋

朱苏进 著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

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

(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.ewen.cc)

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发行

商务印书馆 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印刷

开本 720 × 1000 1/16 印张 38.75 字数 900,000

2010 年 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 - 7 - 5458 - 0167 - 5/I · 62

定价 38.00 元 (全书二册)

本书中文专有出版权归本社独家所有, 非经本社同意不得连载、摘编或复制

第二十二章

天空白雪飘飞，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的第一场初雪降临京城了。

皇宫内侧有一排廊屋，正门上嵌着“待诏”二字。此刻，屋角燃烧着火炉，热气腾腾。屋内的案、几、桌、炕旁边聚集众多文武官员，他们在等待着早朝的同时，也三五人一伙地，或交头接耳，或高谈阔论。

显眼处是一群武将，而蓝玉又是那群武将的中心人物，只听他粗豪地道：“……没错，授封大典下月初就开始。京城内外、文武百官都眼巴巴地盼着这事哪。嘿嘿，弟兄们，咱有可靠消息，皇上把名单都拟好了，一共九十九人！”

一副将惊讶：“上将军，您怎么会知道得这么清楚？！”

蓝玉得意地：“我是谁呀！我不但知道这，还知道今天朝会上，皇上就要宣布授封名单！嘿嘿，按照功勋大小，分别册封三等爵位——公爵、侯爵、伯爵！看看看，哈喇子都掉下来了，告诉你小子，名单上没你！哈哈……”

不远处的汤和发出一声低喝：“蓝玉！”

蓝玉赶紧住口，赶去：“汤帅。”

汤和搁下茶碗，低声道：“你嗓门是不是太高了？”

蓝玉窘笑：“嘿嘿嘿……高兴呗。”

汤和沉声：“你听谁说的——授封大典下月初举行？”

蓝玉惊讶：“汤帅，这么大的事，难道你还不知道？”

汤和沉声：“不该我知道的，我当然不知道。”

蓝玉犹豫片刻，看看两旁，终于凑到汤和耳边低语一番……汤和且听且点头，沉声：“还有，那九十九人的名单，你又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蓝玉又惊讶地看汤和片刻，再次凑到他耳边低语一番……汤和呆呆地听着。

待诏处另一角聚集着文官，相形之下他们比将军们更有涵养，要么不说话，要说话也是轻得几乎听不见。

最安静的角落里则坐着李善长与刘伯温，两人一个悠悠品茶，一个闭目养神。李善长饮罢，用茶盖敲击两声。刘伯温这才睁开眼，询问地看着李善长。

李善长低声：“伯温哪，都听见哪？”

刘伯温昏昏然：“听见什么？”

李善长低嗔：“嗨，听见那片得意忘形之声了吗？”

刘伯温这才清醒，朝武将那边看一眼：“哦……没听见！不过，将帅们盼授封，有如大旱望甘霖，这可以理解，完全可以理解。”

李善长伸头靠近，沉声：“伯温哪，也许我不该问。关于授封名单，皇上怎么跟你商量的？……”

刘伯温惊讶道：“善长兄，这话应该我问您——皇上是怎么跟您商量的？！”

李善长沉吟：“皇上真的没跟你商量过？”

刘伯温正声：“一个字都没提过！”

李善长愕然。这时汤和沉着脸走到他俩面前：“李相国、刘中丞，你们听见蓝玉的话了吗？”

李、刘默然点头。汤和愤愤地说：“连这小子都知道授封名单了，皇上却一个字都没告诉我！对了，还有您两位先生，太不够交情了，干嘛把我瞒得那么死？！”

李善长长叹一声，苦笑：“瞒你什么？汤帅啊，我俩和你一样，对此是一无所知！”

汤和惊讶：“真的？”

刘伯温低声：“如果汤帅你也不知情的话，那么在下可以断定，皇上没跟任何人商量授封名单。”

汤和愕然：“那蓝玉他……”

刘伯温微笑：“蓝将军嘛，大概是道听途说，自以为知。”

李善长不屑地说：“哼，实际上是自恃皇宠，卖弄轻薄！”

汤和大惑不解：“授封可是天大的事，皇上竟然不跟咱们商量一下，简直不可思议！”

刘伯温苦笑：“小事情多问臣下，大事情一言不发——这才是圣主嘛。”

三人俱沉默。一个内臣入内，恭敬地朝四周抱个环揖：“列位大人，时辰快到了。”

众文武纷纷起身，彼此谦让着，发出一片“请、请”之声……最终则很自然地，由李善长与汤和走在最前面，刘伯温与蓝玉等随其后。文武们涌出待诏处，步向奉天殿。

庄严雄伟的奉天殿，飞檐重阁，浓妆重彩。一位内臣立于玉阶上昂首高喝：“早朝时辰到，众臣入朝！”

传命声中，李善长、汤和各为文武班首，分列步入大殿。

大殿中，众臣依序排定，只等朱元璋上朝。

丹陛上，空置着一尊金光闪闪巨大龙座，朱元璋久久没有出现。渐渐地，众臣开始交头接耳，略显不安。李善长也满面诧异。

屏风后忽然传出急促的脚步声，众臣顿时寂静。但是，屏风后出现的，却是年轻太子朱标。只见他迅速扫视一眼众臣，朝李善长微微点一下头。

李善长出班，跟随朱标匆匆而去。

众臣再次开始交头接耳，不安之状更甚……惟独刘伯温平静伫立，合眼等候。

朱标领着李善长匆匆穿过殿道。李善长低问：“太子殿下，皇上可是从来没耽误过早朝哇？！”

朱标惶然地说：“李叔，快去劝劝父皇吧。”

李善长：“出什么事了？”

朱标：“父皇上朝时路过文华殿，看见八弟、九弟、十二弟、十三弟，他们抛开书本不念，爬进鱼缸里摸鱼玩，顿时把父皇气坏了！”话到此处，前面已传来阵阵怒喝声：“跪下，跪好喽！”朱标赶紧住口，胆怯地指了指宫门。

李善长犹豫地说：“太子，为何不请皇后来？”

朱标：“唉，母后去定远扫墓了！”

李善长硬着头皮进入宫门。

殿东角跪着一排小皇子，都在六至十岁之间；殿西角则跪着一排东宫内臣。朱元璋则是衣冠不整，赤一只脚，手挥朝靴，正将一个小皇子按在凳上，扒了裤子，用鞋底抽打他的光屁股。一边抽还一边骂：“叫你贱！叫你贱！看你还敢不！打死你个狗崽子，看你还敢犯贱不！”

挨揍的小皇子痛得哇哇乱叫，其他小皇子则胆战心惊地跪等挨抽！

李善长急忙奔上前按住朱元璋胳膊：“皇上！哎呀……皇上息怒！”

朱元璋狠狠甩开李善长，用靴底指着那些皇子，气咻咻地说：“你知道他们多贱哪？撂下早课不上，摸鱼的摸鱼，逮猫的逮猫，疯得没边了！朱标，立刻把宫里所有的鱼鸟猫狗，全部扔进护城河，淹死喽！”

朱标赶紧：“遵旨。”

趴在凳子上的小皇子趁机欲溜，朱元璋一把按住，挥起靴子狠狠击下：“啪！啪！”

李善长强行夺过那只皇靴，急叫：“皇上！罢了，罢了！……”

朱元璋气极，指着地上几只死金鱼：“善长啊，你瞧，仔细瞧啊！这些狗崽子疯成什么样了？不打不成器！”

李善长嗔道：“皇上，他们不是狗崽子，是皇儿！”李善长说着把朱元璋扶到椅子上坐下，跪地替他穿靴，继续劝说：“皇上啊，皇子厌学，乃师傅与内臣之过，应该责怪他们。可您气得扒掉朝靴打皇儿，这就有失天子尊贵，也不合皇家礼法啊。”

朱元璋恨声：“咱少时没读什么书，不懂礼法。正由于此，咱才严格要求子孙，让他们替咱补回来！”

李善长简直有点哭笑不得：“是是！……皇上啊，朝会时辰到了，臣工们都在等着。”

朱元璋“啊哟”一声跳起来，抓起束带、皇冠等物急奔。奔出几步后猛然站住，回头朝小皇子们怒声：“都不准动，跪这反省。爹下朝后再跟你们算账！……狗崽子，害咱耽误早朝！”

朱元璋边走边问：“大臣们都等急了吧？”

李善长：“不急，只是稍有不安。”

朱元璋追问：“干嘛不安？”

李善长：“因为他们听说，皇上要在今日朝会上宣布授封名单……”

朱元璋止步道：“谁说的？”

李善长犹豫片刻：“蓝玉。哦，也许蓝玉也只是听了一些流言。”

朱元璋再问：“什么流言？”

李善长谨慎地：“臣不知。”

朱元璋直视李善长：“你哪？……你听到什么流言了吗？”

李善长正声：“臣没有！”

朱元璋沉吟着前行，步子渐慢。这时一个老臣迎面匆匆而来，近前折腰深揖：“臣向皇上请罪！”

朱元璋：“怪了，宋濂，你有什么罪？”

宋濂：“臣身为太子太师，兼管东宫师傅。听说皇子们顽皮，惹皇上雷霆大怒，臣有失职之罪……”

朱标赶紧道：“宋师，八弟、九弟他们不归您管。”

朱元璋一笑：“听到了吧，太子在为你开脱了。不过他说得是，皇儿们各有各的师傅，咱不能打错了板子。今天的事，没你责任。”

宋濂松口气：“谢皇上。”

李善长焦急地看一眼朱标。朱标再道：“父皇，大臣们都在等着。”

朱元璋沉声：“急什么？李先生刚才说了，奉天殿上有一大堆流言呢！”

李善长忙道：“皇上，臣没说‘一大堆’！臣说的是‘也许’。”

朱元璋：“对对，你用词谨慎，一贯的！朱标，传旨奉天殿，朝会推迟一个时辰。咱要和宋师傅聊个事。”

朱标惊讶道：“父皇？”

朱元璋沉声：“既然流言起来了，就让它煽得更厉害些嘛！去。”

朱标应声离去。朱元璋一屁股坐到廊道扶手上，笑道：“宋师傅，坐。善长，你也坐。”

李善长与宋濂在对面扶手坐下。朱元璋道：“宋师傅，看起来东宫那几个师傅不行啊。夫人一走，东宫就乱了套，那些师傅根本管束不住皇儿。”

宋濂：“是。”

朱元璋：“这些年来，你教导太子朱标，教导得好！咱想请你兼领东宫太师，总管所有皇儿的学业。”

宋濂惊讶：“皇上，臣年老体弱，才浅德薄，力不能及！”

朱元璋像是没听见，根本不予回答，自顾自道：“翰林院、太史院，包括六部在内的所有学子官吏都任你挑选，瞧着合适，就调任东宫！你哪，当好总督导就成。哦，皇后那儿，咱跟

她说。”

宋濂叹息，犹豫地看看李善长，李善长点头。宋濂终于道：“禀皇上，少儿治学，当从立规矩开始，无规矩则不成方圆。”

朱元璋笑：“当然，这咱知道。治学如此，治军也如此。治国治政，概莫能外！”

宋濂沉声：“不过，臣的治学规矩，只怕比皇上靴子底厉害多了。到了苦不堪言的时候，皇上不要心疼皇儿啊。”

朱元璋笑：“是么？咱倒想听听你的规矩。”

朱标走入奉天殿，低咳一声，对那些噤然一片的大臣们高声道：“皇上有旨……”

大殿立刻寂静，目光齐刷刷投来。朱标：“朝会推迟一个时辰，请各位大臣到两边暖阁里歇息等候吧。”

文武们惊讶互望。刘伯温率先道：“遵旨。”

众文武这才一片“遵旨”。之后，陆续退入奉天殿两旁的暖阁。他们一边走一边议论着，蓝玉的声音仍然最高：“我说过不是？看吧，皇上又在调整授封名单了。该上的上，不该上的——撙喽！……”

众文武交头接耳，更加不安了。

廊道上，宋濂正缓声道：“……凡六岁以上皇子，每日卯时即起，赴文华殿就学。戌时还宫，无病不可告假。”

朱元璋略一思索，微惊道：“照这么算，一天才十二个时辰，就学就占了七个时辰？”

宋濂：“六个，正午有一个时辰用餐、歇息。”

朱元璋松口气：“那还差不多。”

宋濂：“每年只许在春节、中秋、端午三节，以及皇上、皇后、皇子自个儿的生辰之日放假，总共一十八天。”

朱元璋吃惊：“一年十八天假？”

宋濂恭声：“皇上如果嫌多，可以减至十二天。”

朱元璋：“别别！……就十八天吧。”

宋濂：“第五条规矩，尊师重教。凡东宫师傅拟定的章程，都呈皇上皇后审定，一旦订立，那么，皇上、皇后，包括皇子各自的母妃，都不得干预。”

朱元璋：“宋濂，皇子们究竟是咱儿子，还是你的儿子？咱都有点糊涂了！”

宋濂正声：“禀皇上，皇子们首先是王朝之龙脉，国家之储君，朝廷之栋梁，之后才是皇上您的儿子！”

朱元璋不禁哑然，李善长暗中微笑……这时朱标归来，也站立旁听。

宋濂叹道：“世人都以为皇子的日子是天上人间，这是绝大误会。实际上，只有在王朝没落的时候，其皇子才过着灯红酒绿的日子。但凡圣朝圣君，都把教育皇子视如王朝性命般

重要,因而圣君之子常常苦不堪言,仅仅为学一项,就得呕心沥血十八年之久。学成之后还有习政、立业、事君、戍边。古往今来,许多皇子皆愿意沙场建功,却忍受不了书案之苦。”

李善长不禁颌首:“是啊,持动易,守静难。”

朱元璋:“他们再苦,还能比咱小时候更苦么?”

宋濂:“也许没有,但是皇上这样的圣君,多少朝代才能出一位呢?”

朱元璋惬意了:“好吧,皇儿们统统交给你了。回头把你的规矩拟出来,交咱审定。”

宋濂:“遵旨。臣还有一请,却不好写在规矩里……”

朱元璋:“直说。”

宋濂:“臣请求皇上,今后不要自称‘咱’了,为君者,当称‘朕’。”

此言一出,李善长紧张地看着朱元璋。朱元璋问他:“你看哪?”

李善长:“禀皇上,不光宋濂,臣工们也有此议。因为,连乡野老农都是一口一个‘咱’,而‘朕’字才是君主专称,独此为尊!皇上应该称朕。”

朱元璋沉吟片刻,正声:“咱习惯了,改不了!不过你们可以改呀。”

李善长意外:“我们怎么改?”

朱元璋威严地说:“叫中书省颁旨,从现在起,朝廷各部,包括天下士子百姓,都把洪武皇上的‘咱’字当成‘朕’字来听!这不都有了?”

李善长惊愕不已……朱元璋微笑:“武则天还瞎编了一个‘曷’字哪!咱不编字,咱就是朕,朕就是咱!当然喽,咱死前会留下遗训,后继之君一律称朕,不准称咱!万世乾坤,只能有一个朱元璋!”

李善长、宋濂折腰颤声:“遵旨!”

朱标恭声:“父皇,时辰又到了。”

朱元璋掉头朝奉天殿走去。

二虎立于殿门高吼:“皇上驾到,众臣入朝。”

众文武纷纷奔出暖阁,赴大堂排定。

朱元璋步出屏风,踏上丹陛,坐上龙座。众文武齐叩:“臣等拜见皇上。”

朱元璋:“平身。”

众文武起身:“谢皇上。”

朱元璋冷冷地巡视众臣,突然发出一串笑声:“嘿嘿嘿……各位聊得舒心不?顺畅不?咱来晚了,各位就多了个聚首聊天的时辰,不易呀!嘿嘿,咱一进门就闻着了,大殿上满是流言的味道嘛!啊?”

众文武尴尬地嘿嘿笑。

朱元璋笑得更亲切了:“咱知道你们都盼着授封大典,盼着功成名就、欢天喜地的那一天。可是,咱考虑再三,北伐战事未平,西征的弟兄也还在继续建功,如果现在授封的话,只怕把弟兄们爵位衔号封低喽!所以,授封大典后延,待到合适的时候再行举办。”

众文武愕然，窃议之声骤起……

朱元璋巡视他们，突然高声：“蓝玉啊，你说好不好？”

蓝玉尴尬地说：“好！”

朱元璋微讽道：“看看，连血战洪都的蓝玉都说好，你们就更该沉得住气了，啊？”

仿佛无意地——朱元璋目光落到汤和身上。汤和顿时僵立，慢慢垂下眼帘……

退朝后，朱标侍随着朱元璋在殿道行走。朱元璋问道：“标儿，今天这事，你有何感想？”

朱标：“儿臣认为，文臣武将们功名之心太盛。父皇无论授他们什么爵位，都不能使所有人满意。”

朱元璋：“不错，人心就是如此。”

朱标：“儿臣还认为，相形之下，武将们情更切，而文臣对此则淡然一些。”

朱元璋：“不。你应该这么看，武将不善掩饰，而文臣读书多，耻言利，有涵养。哦，所谓涵养，照咱看就是藏得深呗！至于功名之心嘛，文武一样旺盛。”

朱标喃喃地说：“父皇明鉴，儿臣知道了。”

朱元璋：“有些事，热闹时候看不清楚，等冷下来才能看清楚。授封大典，先冷一冷好。”

朱标：“儿臣明白了。”

朱元璋：“大后天，咱要起驾北巡，你一块去！”

朱标兴奋地说：“遵旨！父皇，可否让皇弟们也去？宋师说，治学不可拘于书本上，更要遍览天下，尤其是患难人生。”

朱元璋：“这话说得是。这样吧，六岁以上的皇儿，咱全带上。他们想去哪呀？”

朱标笑道：“扬州。皇弟们对那片繁华胜地早就心驰神往。十二弟昨天还跟我念了两句诗，‘腰缠十万贯，骑鹤下扬州’……”

朱元璋：“混账东西！那是浪荡公子的淫诗——早上咱真该多揍他几下！”

朱标沉声：“儿臣从奏报中看到，扬州今非昔比。所以，儿臣认为，不妨让皇弟们看看现在的真扬州。”

朱元璋：“说得对，告诉东宫收拾一下，后天跟咱北巡，第一站就是去扬州。”

朱标应声而去。朱元璋继续前行，偏首叫道：“二虎。”

二虎不知从哪儿立刻冒出来：“末将在。”

朱元璋：“夫人走多久了？”

二虎：“今天是第八天。”

朱元璋微惊道：“才八天？”

二虎：“确实是八天。”

朱元璋：“你赶到定远去，告诉她，咱要北巡了，让她回来主持宫廷。”

二虎：“遵旨！末将午后就出发……”二虎暗中偷笑。

朱元璋没回头，却仿佛脑后长着眼睛，正声：“你笑什么？”

二虎一怔：“皇后在的时候，皇上跟她三天两头吵。可刚走没几日，皇上就想她了，嘿，嘿……”

朱元璋回头嗔道：“干嘛不说你自个儿？照咱看，你是又能见着玉儿了，这才乐得笑！对不？”

二虎大窘。

这座巨大的府院状如王府，正门两旁各守立两个差役。

一辆官车驰至台阶前停止，李善长下车，步上石阶。管家匆匆迎出，俯身相扶并低报：“相爷，汤帅前来拜见。”

李善长扭头回望路口：“在哪儿？”

管家：“已经在客厅等候半个时辰了。”

李善长略惊，匆匆跨入府门：“快，闭门谢客。”

管家应声，示意差役们关闭相府正门。

汤和正在客厅中四处端详，看见李善长便笑道：“李先生，好大的宅第呀！”

李善长笑道：“这幢宅子是上位赏拨的，我又加盖了东、西两院。噢，对了，这事还得多谢汤帅。”

汤和：“谢我什么？”

李善长：“哎！你不是派了五百兵勇，替我盖院墙、开水渠吗？帮了大忙呀！要不，我这院子根本起不来。”

汤和面色阴沉下来：“李先生，上位知道这事了，对我大为恼火。”

李善长一怔：“不干你事，我跟上位请罪去！”

汤和忙道：“别别别！这事已经过去了。你千万别说，连一个字都别再提！”

李善长：“为什么？”

汤和叹息：“我猜啊，你要是一提这事，上位反而会装糊涂，反过来问你，‘是么？汤和派兵给你打工啦？派多少兵啊？怎么咱不知道啊？’……”

李善长苦笑：“不错——这是他！”

汤和：“这还不算，恐怕上位还会问你，‘难道咱给你的宅子不够住么，为何还要加盖？咱干脆把乾清宫送你算了！’”

李善长一惊，喃喃地说：“汤帅说的是，加盖宅第这事……有失妥当。”

汤和苦涩地说：“先生啊，我来这是想跟你通个气，万一我有什么闪失，拜托你替我周旋……”

李善长大惊失色：“汤、汤帅！你说什么哪？你是开国元勋，大明第一帅，还是上位的结义兄弟！你会有什么闪失！难道……难道上位要加罪于你？”

汤和摇头叹道：“我不知道哇！我只隐隐约约感觉到，上位对我越来越冷淡了。以前我

要见他，抬腿就进去了。而现在得先让人通报，再等候召见。今天奉天殿，上位那几句逼人的话，实际上是冲我来的！下朝之后，我想面见上位，可二虎传他口谕，说‘有什么事，递个折子吧’……你听听！”

李善长颤声：“汤和啊，告诉我，你跟上位之间究竟出了什么事？！”

汤和发誓般道：“我不知道，确实不知道！”

李善长极感震惊，两人久久沉默着。

管家入内，欲言又止。李善长烦躁地斥道：“说过——不见客。”

管家犹豫地说：“是……是胡惟庸。”

李善长沉吟片刻：“带他到书房候着。”

管家应声而下。汤和起身笑道：“我闷了几天的话，都跟李先生说了，心里痛快多了，告辞！”

李善长真诚且低声地说：“汤帅，上位的脾气——多疑，而你一直是光明磊落，威镇三军。你绝不会有事的！”

汤和一笑：“先生放心。我嘛，不至于叫朱重八吓死。”

李善长：“善长还有句话，说错了，汤帅别在意。”

汤和：“你说。”

李善长：“汤帅是我最敬重的人，如果汤帅有难，善长必荣辱与共！”

汤和正视片刻，深深一揖，感动地说：“多谢。”

胡惟庸在书柜前踱步。李善长匆匆入内：“惟庸啊，什么事儿？”

胡惟庸赶紧正声：“李公，听东宫师傅说，皇上后天就要北巡，太子及六岁以上皇子全部随驾。”

李善长微讶道：“原本定于下月初北巡的，为何突然提前？”

胡惟庸：“属下不知道。”

李善长落座，沉思片刻：“也好，我正有些事要跟上位聊聊。北巡途中，朝夕相处，说话就方便多了……”

胡惟庸垂下头，不敢看李善长：“属下来之前，听说侍从大臣是……刘伯温。”

李善长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，随后久久沉默。

李善长沉重的内心独白：“皇上携太子北巡，那一驾龙辇就成了朝廷中心。漫长途，却是刘伯温与皇上朝夕相处！唉……莫非他会取代我，成为朝廷首辅吗？”

刘伯温昂然步上石阶，走向那座镶着“礼贤馆”金字的馆门，刘珪随后。忽然间，一阵争执声传来：“不成，馆匾不能换，你们非要这么做，那就是害了恩师！”

刘伯温望去，只见一个士子正同一个官吏在馆门下争吵，地上还搁着一只麻袋。他沉

声：“杨宪、吕平，吵什么？”

两人急忙迎上，俱揖。官吏稟道：“请中丞大人公断，皇上早就下过旨意，将礼贤馆更为翰林院，并由中丞大人兼掌。”

刘伯温点头：“不错。”

官吏揭开麻袋道：“下官从工部取来了新造牌匾，要镶到大门上去。可这位学士老爷就是不准！”

麻袋中果然有只泥金大匾——翰林院。

刘伯温：“杨宪哪，这并不干你事，你为何不准？”

杨宪低声：“稟恩师，礼贤馆金匾是皇上亲笔题写的。如果恩师刚刚执掌翰林院就更换门匾，学生担心引发流言飞语。特别是，学生听说昨天朝会上，皇上刚刚痛斥过‘流言’二字。”

刘伯温微笑：“不是痛斥，是斥痛了‘流言’。照你看，这事我们应该怎么办？翰林院难道永远挂着礼贤馆的金匾吗？”

杨宪：“学生以为好办。礼贤馆金匾不动，翰林院的门匾置于其下——如此即可。”

刘珽失声笑了：“这像什么样子？一座门楼上挂两只门匾，看上去岂不……岂不怪诞？”

杨宪：“这叫天恩在上，有主有从。学生相信，皇上看了绝无半点怪诞！当年筑礼贤馆，用意是聚贤；如今朝廷开翰林院，仍然是聚贤！”

刘伯温微笑吩咐：“吕平，照杨宪说的办。”

官吏：“遵命。”

刘伯温穿馆门继续前行，刘珽仍跟随着。刘伯温嗔道：“珽儿，‘怪诞’两字你怎么说得出口？！杨宪比你聪明啊。”

刘珽：“是。我刚说完那句话，就后悔失言了！”

刘伯温沉吟：“叫杨宪收拾一下行装，明天随我出行。”

京城正阳门下，文武百官排立，为出城北巡的朱元璋送行。

朱元璋亲切地拉着李善长的手从红地毯上走过：“善长啊，咱原本是要带你一块北巡的。后来一想，不行。你走了，朝廷交给谁？咱放心不下！所以，你还是留下来，主持朝政。”

李善长感动地说：“北巡辛苦，皇上定要保重，臣留守京城，绝不负皇上重托！”

朱元璋：“这就好。”朱元璋说着频频对两旁官吏含笑点头，忽然看见胡惟庸立于其中，却穿着一身朴素的民服。

朱元璋问：“胡惟庸，你的官服呢？”

胡惟庸不卑不亢地一揖道：“稟皇上，奉天殿完成后，属下无官无职了。”

朱元璋：“哦……那你在干嘛？”

胡惟庸：“暂在中书省行走，读书、打杂、收发呈文。”

朱元璋冷淡地说：“读书好哇！接着读吧，多读点。”

胡惟庸再揖：“遵旨。”

朱元璋走出城门，外面停放着一尊巨大龙辇，和一辆小些的宫车。众皇儿各牵一匹坐骑排立着，个个喜笑颜开。刘伯温、吕昶两臣伫立其侧，杨宪站在刘伯温身后。

朱元璋问：“这是谁，咱怎么不认识？”

刘伯温：“翰林学士杨宪，臣让他随行。”

杨宪深深一揖：“臣杨宪，叩祝圣安。”

朱元璋微笑：“看得出来，名师出高徒嘛。”

朱元璋回身朝百官挥手：“都回去吧！”

李善长与百官一齐折腰：“皇上珍重！”

龙辇在田野上飞驰而过，后面跟着那辆宫车。

众皇子如鸟儿出笼，嘻嘻哈哈地彼此鞭马直奔……一个小皇子叫着：“四哥，等等我。”前面，一位英俊皇子勒马，骏马长嘶，正是年轻的朱棣。

车内，朱元璋闭目养神。刘伯温坐于侧座，也在闭目养神。

渐渐地，朱元璋睁开眼睛。几乎同时，刘伯温也睁开了眼睛。

朱元璋沉声：“徐达的北伐大军已经打过了山东，估计五日之内，就可兵临大都！唉，不知道他能否顺利破城哪——都说大都城固若金汤。”

刘伯温：“臣早年赴考时去过大都，那城确实坚固。不过，臣以为元廷意志上已经土崩瓦解，徒有一座坚城，不足以苟延顽抗。”

朱元璋点头：“但愿吧。哦，授封大典的事……知道咱为何一推再推吗？”

刘伯温：“臣不知道。”

朱元璋：“猜一猜。”

刘伯温：“臣斗胆——皇上担心臣将们争功争名争荣禄，摆不平，因而一再迟延。”

朱元璋：“不全是，名利相争嘛，永远都会有。咱之所以推后，是因为咱虽然想好了授封将帅的办法，却没想出制约他们的主意。赏而不能制，那就暂时不要赏！”

刘伯温佩服地说：“皇上圣见。”

朱元璋又闭上眼睛，刘伯温以为他睡着了，松了口气。这时朱元璋却突然淡声：“李善长……早就把中书省视为自个儿的囊中物了吧？”

刘伯温一怔，微笑：“不光善长兄这么想，朝廷上下，文武百官，恐怕都认为中书省丞相之位，舍善长无第二人。”

朱元璋睁开眼睛，诧异：“你哪？”

刘伯温：“臣与百官一个想法，中书省丞相，舍善长无第二人。”

朱元璋噤：“不，咱是问——你难道不是第一人吗？为何非他不可？”

刘伯温大惊：“臣万万当不起。”

朱元璋：“当起当不起，是另外一回事嘛！哦，听说他那幢新宅子，大如王府？”

刘伯温犹豫地说：“臣……也听说不小。”

朱元璋：“哼，汤和派了五百个兵勇，给他盖墙挖沟，这等于是拿军饷顶工钱嘛。啊哟……困死咱了，打个盹吧。”朱元璋打着哈欠，再次闭眼。

刘伯温赶紧起身道：“臣告退。”

朱元璋：“别别，就坐这儿，咱眯一会就够了。咱又没挤着你。”

话音刚落，朱元璋鼾声顿起。刘伯温只好坐下，尴尬地守着呼呼大睡的朱元璋。

送行的百官，陆续散去。

胡惟庸陪着李善长徒步走向宫廷。不时有官吏恭敬地向李善长施礼，李善长则象征性地略做表示……待官吏们都远去后，胡惟庸低声道：“恭喜李公，皇上仍然把摄政大权委托给您了。”

李善长矜持：“那又怎样？管家可并不是主子啊。”

胡惟庸：“这起码证明，中书省丞相之位，非李公莫属。”

李善长微笑：“再看吧。”

胡惟庸委屈一叹：“李公亲眼看见了——当着众臣的面，皇上对我还是那样冷淡。”

李善长：“送行官员那么多，皇上谁都没问，单跟你说话，这也是一份关切！”

胡惟庸苦笑：“皇上还跟一个人说了话。”

李善长：“谁呀？”

胡惟庸沉声：“翰林院学士，杨宪。皇上原话是——名师出高徒。”

李善长这才记起，不屑地摆手：“哦，他算什么，刘伯温的跟班罢了！想开点……对了，晚上到我府上喝寿酒吧。”

胡惟庸不解：“李公，今天是谁的寿辰？您和夫人……都不是今日啊？”

李善长：“是我养母，她今年九十九了。我一点也没声张，只几个家人为她做寿。你来吧。”

胡惟庸大为感动：“谢恩公！”

李善长叮嘱：“不准声张，免得臣僚们给我添乱！上回扩建宅院的事还没了哪。”

朱元璋仍在惊天动地地打鼾……刘伯温手捧本书昏昏欲睡。突然书落地，朱元璋鼾声顿止，伸拳踢腿地高叫：“噢……舒服！”

刘伯温赶紧缩着身子躲开朱的拳腿，之后拾起书，赞道：“皇上真了不起，说睡就睡，说醒就醒。”

朱元璋得意地说：“这点小本事，是让打仗给逼出来的。你哪，睡了吗？”

刘伯温苦笑：“臣不行。不看书睡不着，一看书就睡着了。所以，看也不是，睡也不是。”

朱元璋哈哈笑：“停车，下去走走。”

刘伯温顺手敲敲车厢板壁，龙辇慢慢停止。片刻，门开了，朱元璋与刘伯温下车，深深呼吸……

朱元璋与刘伯温在田野并行，龙辇远远跟随。

朱元璋沉声：“伯温哪，想出主意来了吗？”

刘伯温讶然：“皇上叫臣想什么主意啊？”

朱元璋：“咱说过——虽然想好了授封将帅的办法，却没想出制约他们的主意。”

刘伯温补充道：“‘赏而不能制，那就暂时不要赏’。”

朱元璋：“那么，咱应该如何制呢？……还是那句话，直说！”

刘伯温终于颤声：“恕臣斗胆。臣以为，功勋部旧、骄兵悍将是根本没法制的！大凡一个王朝新建之后，它所赖于夺天下的那些将士，也就价值已尽——甚至可以说是用废了！”

朱元璋惊愕，半晌才道：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刘伯温沉声：“这些将士在争天下时有多大贡献，到治天下时就会有多大麻烦。因为，他们早就养成了天不怕、地不怕的性格，他们长于破坏而短于建设，他们多年鄙弃诗书，蔑视纲纪，又自以为是天子袍哥，功勋齐天哪！皇上既然坐了天下，他们自然该好好享受！一旦没了仗打，他们还乐意重回故里种地打粮吗？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，朝廷应该恩养他们终生，可大明虽然建国了，仍然是民不聊生，满目焦土，哪有偌大的国力恩养他们呢？如不能恩养，他们岂不冤屈，能不闹事吗？甚至害民取利，激出兵变！”

朱元璋隐隐寒战，颤声道：“你接着说。”

刘伯温高声：“任何王朝在开国之初，上下总是一片陶醉。但是危险往往就隐藏在陶醉之中，越往后，骄兵悍将越成负担。禀皇上，古往今来，多少朝代就坏在昔日的功勋臣将手里。此类教训，青史不绝呀！”

朱元璋：“照你看，咱应该怎么办？”

刘伯温：“封赏之后即行裁撤。学宋太祖赵匡胤所为——杯酒释兵权！”

朱元璋脸色如铁，孤独前行。刘伯温看着朱元璋沉重背影，默默跟随。

刘伯温沉重的内心独白：“上位像一座山那样沉默下来了。每当他沉默的时候，我即使在三尺开外，也感到阵阵寒意……”

餐厅一席家宴，果然只有三五位家人。九十九岁的老母坐一只软椅，胸前跟婴儿那样围着个布兜。李善长端个碗亲自给老母喂食。他舀起一勺食，先吹一吹再搁进老母口中，老母闭眼嚼着，喃喃地说：“好吃，好吃。”

李善长再喂一口。老母又嚼了，喃喃道：“饱了……要睡。”

李善长朝外招手，立刻上来几个家仆，将老母连椅子带人抬了下去。

胡惟庸感慨地说：“李公忠孝至诚，无人可比啊。”

李善长含笑落座：“好了，现在咱们可以随便吃了。请请！”李善长、胡惟庸举盅饮尽。

李善长叹息：“唉，多少年没这么安静地吃过饭了。看哪，这多好啊！”

胡惟庸也赞叹：“可不是嘛！凭李公的高德厚望，要把母寿办得惊天动地——容易；可要办得这般清雅，神人不知，可太不容易！”

李善长得意地说：“我就是不想让他们知道。要不，贺客寿礼会把我这座宅子挤破了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外面已响起敲门声：“砰砰砰！”

李善长责备地看胡惟庸。胡惟庸赶紧发誓说：“母寿的事，属下没透露过一个字！”

李善长不禁叹息：“唉，真是没有不透风的墙啊！”

两个家仆拉开府门。李善长一看，大惊失色。汤和满面是笑地当头站立，后面乌压压一片文武百官，几乎大半个朝廷官员都到了。他们乱哄哄折腰喊叫：“恭贺相国母寿！给令堂大人拜寿喽！”……

李善长跺足：“汤帅，您这是？……”

汤帅笑道：“我有什么办法，大伙要来，我又拦不住。再说，这是你的不对！老母百年寿辰，天大的喜事嘛，你瞒什么哪？！”

蓝玉在后面高声叫道：“相国老娘，就是咱淮西子弟的祖宗啊！”

文武们顿时再喊：“恭贺相国母寿！”“给令堂大人拜寿喽！”……

汤和笑催李善长：“还不快请？”

李善长急朝四方拱手：“列位弟兄，请！请！”

众文武打躬作揖，蜂拥而入。

李善长窘迫低声：“汤帅……真不好意思。寒舍这啥都没准备啊！”

汤和笑哄：“要你准备什么，你只管敞开院门就成！看看，我把东城三家酒店的酒菜全包下来了……快呀，都抬进来，安置好！”

李善长抬眼一看：“十几个差役端着、抬着、抱着、举着各色蒸笼、食盒、酒具，川流不息地入内……只片刻间，李府大院就出现一桌桌酒席。而那些淮西将军个个欢天喜地，竟然不请自坐了。”

李善长感动不已，颤声：“汤帅……善长拜谢！”

汤和靠近李善长沉声道：“李兄啊，我已经想开了。不管上位他怎么猜忌，咱们只要把握住一条——不犯王法就成！日子照过，酒照喝。要知道，多少弟兄没活到今天哪！所以咱们得过的滋润，活的开心。瞧瞧，大半个朝廷都来了，今晚就在你这热闹一回！”

李善长抱拳慨然：“请！”

朱元璋独坐龙辇，歪着打盹。车身稍微一震，他立刻醒来，随手拉开车窗，眺望。只见外面出现几座残壁，一棵焦死的老树……